

土耳其在加入欧盟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李秉忠

内容提要: 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无疑是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特殊案例。无论是它顺利入盟、最终放弃抑或是被欧盟长期拒绝,该事件都会在国际政治史上产生深刻影响。目前国内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欧盟对土耳其入盟的态度上。反之,较少关注土耳其在入盟问题上的立场。本文则通过分析以下几方面问题:土耳其入盟的历史、土耳其入盟的障碍、土耳其入盟后对欧盟的可能贡献、土耳其对入盟的利弊权衡等,尝试从另一个侧面剖析土耳其入盟问题的复杂性。

关键词: 土耳其 欧盟

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是欧洲一体化过程中的一个特殊案例,其特殊性在于申请国土耳其的特殊性:首先是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分属欧亚两洲;其次是土耳其 20 世纪以来坚持不懈地向西方靠拢;最后则是它的伊斯兰文明属性。欧盟本身也由于土耳其的入盟申请而爆发了对欧洲认同问题的论争。因此,土耳其申请入盟的结果对双方的认同都是严峻考验。不同文明之间能否通过现代化进程化解矛盾、相互融合?土耳其入盟问题将在这方面给我们带来有益的启示。我国对土耳其入盟的研究虽不缺乏,但大多聚焦于欧盟一方,较少论及土耳其本身的立场,故本文尝试从土耳其的角度来探讨这一热点问题。

*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受到导师陈晓律先生的许多启发,在此表示感谢!

一 土耳其入盟的历史回顾

国外学术界有许多形象说法来描述土耳其与欧盟的关系,如波动于半心半意与极度紧张之间、跌跌撞撞的土耳其入盟之旅等。从土耳其的立场来看,经典性的描述莫过于“土耳其入盟之梦的再次破碎”;《今日土耳其》一书则为之描述为“土耳其对欧洲爱恨交加”。¹所有这些描述都生动地反映了土耳其入盟问题的复杂性。

到目前为止,土耳其的入盟之路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1959年9月11日,标志是欧洲经济共同体决定接受土耳其的联系国申请,并于1963年批准《安卡拉协定》。该协定的主旨在于通过三个阶段的关贸协定,保证土耳其最终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完全成员国。由于该项保证具有法律效应,因此它也成为日后土耳其指责欧盟的根据。欧盟官员也不时提醒对土耳其入盟持反对态度的成员国履行集体诺言。然而,土耳其的入盟进程因为1980年12月的军事政变而暂时中断,与欧共体的政治对话也告中止。1986年9月,欧洲经济共同体恢复与土耳其的关系,土耳其则表达了成为完全成员国的希望,并于1987年4月14日提出正式申请。1989年12月18日,欧盟委员会做出决定,称土耳其和其他潜在候选国的入盟申请在1992年单一市场开始运行之后才予以考虑,就这样,土耳其的第一次欧盟之旅被对方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委婉拒绝。土耳其国内舆论认为,这只是暂时的挫折,毕竟所有候选国几乎都遇到过类似麻烦。

第二阶段始于1991年12月30日,标志是双方关税同盟的形成:当时欧洲经济共同体-土耳其联系委员会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决定恢复定期会晤制,就如何开展经贸合作等问题展开讨论。事实上,1989年12月欧盟委员会在拒绝土耳其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向它伸出橄榄枝,强调要与其完成关税同盟的建设。

¹ 《今日土耳其》在论述土耳其与欧盟的关系时使用了这样一个标题:“红苹果还是酸葡萄”。该标题既反映了土耳其与欧盟由来已久的复杂关系,又揭示了土耳其人由于历史的变迁而在心灵上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事实上欧洲是土耳其人心目中的应许之地,从历史上可追溯到奥斯曼帝国在欧洲权力政治中的沉浮;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后土加入欧洲协调机制;二战后,土耳其与许多西欧国家一道接受马歇尔援助计划,并加入经济发展合作组织;此后又加入北约。1964年土耳其又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联系国,所有这些就是土耳其欧洲特性的证据。《揭开土耳其的面纱》一书则使用了“太长的桥”来描述土耳其在与欧盟关系中的地位。

1995年 12月 31日,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土耳其关税同盟正式形成,这也是欧共体与第三国建立的第一个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关税同盟。该同盟不仅保证取消双边贸易的关税和配额限制,而且实行对第三国的共同对外关税,意在实现与所有欧共体成员国国内市场的协调。1996年 7月 13-14日在都柏林召开的欧洲理事会要求土耳其在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框架内,推动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并且强调土耳其应遵守最高人权标准。1997年 12月的欧盟卢森堡峰会拒绝了土耳其的候选国申请,实际上等于拒绝了土耳其的入盟申请。土耳其政府也做出强烈反应,单方面终止了与欧盟的对话,并且威胁说,如果欧盟与希族塞浦路斯开始入盟谈判,土方将加速与北塞浦路斯的合并进程。

第三阶段始于 1999年 12月 10-11日的赫尔辛基峰会,标志是土候选国成员资格的确定。欧盟在赫尔辛基峰会上承认了土耳其的候选国资格,土耳其开始享受候选国的入盟前战略资助,赫尔辛基峰会由此成为欧盟与土耳其关系的分水岭。2000年尼斯峰会上,欧盟对土耳其在入盟前战略上取得的进步表示欢迎,同时要求土耳其提交基于入盟伙伴关系基础的、适应欧盟标准的规划。2001年 3月 8日,欧盟部长理事会同意了欧盟-土耳其入盟伙伴关系,并制定出短期、中期计划以保证土耳其符合入盟标准。从 2001年 3月 19日开始,土耳其政府也采取了大量的适应性措施,在经济、政治、法律等领域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以满足欧盟标准。2001年 10月 3日,土耳其议会通过了包括部分废除死刑、在公众生活中允许使用除土耳其语外的其他语言等 34条宪法修正案,以满足欧盟 1993年制定的适应于中东欧国家入盟的哥本哈根政治标准,对此欧盟也做出了积极回应。2002年 2-3月,土耳其议会又通过一系列修正案,对刑法和影响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的法律进行了修正;对长期存在的关闭政党、虐待囚犯等情况进行了纠正。在 2002年的塞维利亚峰会上,欧盟重申在土耳其执行欧盟的政治和经济标准的情况下,将对其适用与其他候选国相同的入盟标准。在此背景下,土耳其议会通过了包括 15项内容的欧盟适应法,如取消死刑、在教学中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等。事实上,从 1995年到 2003年,土耳其共对宪法进行了六次修改。在 2002年哥本哈根峰会上,卢森堡峰会的一幕再度上演,欧盟 15国同意了包括 10个候选国在内的东扩计划,而拒绝与土确定其入盟谈判日期。

第四阶段始于 2004年 12月 16-17日,标志是欧盟决定于 2005年 10月 3日开始与土耳其的入盟谈判。欧盟遵守了诺言,谈判如期举行。2006年 8月,由于塞浦路斯问题,土耳其入盟受挫。2006年 12月,欧盟部分暂停了与土耳其

的入盟谈判,土欧关系再次跌入冰点。2007年3月29日,欧盟重启了与土耳其的部分谈判,双方开始就企业和工业政策问题讨价还价。

从上述对土耳其入盟历程的简单回顾可以看出,土耳其的欧盟之旅既有磨难,又有回报,总体而言,它的欧盟成员资格依然遥远。土耳其前总统奥扎尔曾说,通往欧盟的道路是漫长的、是一段风雨兼程的道路。¹ 乔斯·卡新鲁华(José Casanova)则用“长期的、困难的、痛苦折磨的”三个词来形容土耳其融入欧洲文明的历程。那么土耳其人“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动力究竟何在呢?下文将分析土耳其人如何看待其对欧盟可能的贡献。或者说在土耳其人看来,欧盟有哪些理由吸收土耳其入盟。

二 土耳其对于欧盟的作用与价值

土耳其对其欧洲特性尽量避而不谈,为申请入盟,它更多地强调自己对欧盟必不可少的价值,即在以下四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地缘政治作用、经济战略地位、广阔的市场和富有活力的劳动力、对解决文明冲突和中东问题的重要性。

土耳其人首先强调的是自身独特的地理和历史背景,指出土耳其与欧洲有割不断的联系,强调土耳其仍然是欧洲重要的战略支撑点。土耳其位于亚欧大陆的结合部,扼守黑海海峡,^④横跨两大洲,兼有两种文明,兼属两大国际势力范围。这样一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很难说是上帝对土耳其的恩赐,还是故意置其于尴尬境地。纵观它的历史,似乎二者兼而有之。土耳其学者强调奥斯曼帝国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的作用;强调历史上欧洲国家与土耳其的结盟和土耳其在维持欧洲权力均衡方面的作用;强调奥斯曼帝国对欧洲国家体制形成的作用;也强调土耳其在二战中的中立以及后期参战的重要性。

冷战中,土耳其所扮演的角色更为本国人津津乐道,并为西方人所承认。美国著名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在谈到冷战后土耳其的战略地位时说:“土耳其稳定着黑海地区,控制着从黑海到地中海的通道,在高加索地区抗衡俄罗斯的力量,仍起着削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影响的作用,并且是北约南部的支撑点。土耳其如果不稳定就可能在南巴尔干引起更严重的暴力冲突,使俄罗斯更容易重新控

¹ Burak Akcapar *Turkey's New European Era*, Iknhan,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7, p. 19

^④ 黑海海峡是土耳其境内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及它们之间的马尔马拉海的总称。

制新独立的高加索国家。”¹ 1978—1979年的伊朗革命以及几乎同时发生的前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增加了西方对前苏联通过对亚洲和中东入侵欧洲南部的担心。面对复杂的中东局势,世俗的、追求民主和欧洲认同的土耳其,成为欧洲在中东地区的一枚最重要的棋子。

冷战结束后,土耳其与巴尔干、高加索、中东和中亚这些国际上的热点和冲突点为邻,充当着这些地区与欧洲的防火墙。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在牛津的演讲中强调:为什么欧盟需要土耳其?现在答案非常明确:欧盟之所以需要土耳其,是因为东地中海地区的战略重要性以及土耳其在东地中海拥有的附加战略重要性。他引用土耳其学界的一句名言,称土耳其在该区域的重要性不在军事方面,而在于其基于军事、经济、政治和稳定基础的遏制作用。……土耳其在伊拉克、阿富汗、巴尔干等问题上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④ 在中东地区,土耳其与阿拉伯国家同属伊斯兰教,是伊斯兰教组织的成员。同时作为西方民主在中东的典型,土耳其与以色列又有良好的战略合作关系。土耳其与巴尔干除历史上的联系外,现在仍有大量土耳其族人生活在巴尔干地区。土耳其与希腊关系的现状及未来走向表明,土对该地区的和平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另外,土耳其与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也有着历史的、族裔的以及宗教上的联系,甚至称其东部邻居为土耳其丢失的亲戚。土前总统苏莱曼·德米雷尔在1992年曾说:“当我们称他们为兄弟时,大家千万不要感觉不舒服。我们的语言相同、种族相同,我们有着同样的宗教,流着同样的血。除了称兄弟外,我们想不到还有什么别的称呼。”^(四) 土耳其与阿塞拜疆的特殊关系、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之间的疙疙瘩瘩、土耳其与亚美尼亚的历史问题等都影响着该地区的稳定。土耳其将军多安强调:“土耳其是连接欧洲和危机四伏的中东之间的桥梁。整个土耳其周围都是不稳定的。没有我们,你们就没有任何安全保证。是的,欧洲人可以越来越富,可他们的周围都是穷国,迟早有一天会将他们终结。”^¼ 在土耳其的倡议下,环黑海经济合作组织于1993年在安卡拉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埃尔多安强调,“在区域事务方面,土耳其不是仅仅局限于追求民族利益,而且追求一种对区域与全球和平

¹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3页。

^④ Speech by Prime Minister Recep Tayyip Erdoğan, “Why the EU Needs Turkey”, Oxford, 28 May 2004.

^(四) Suzanne Goldenberg *The Caucasus and Post-Soviet Disorder*, Zed books 1994 p. 49.

^¼ Nicole Pope and Hugh Pope, *Turkey Unveiled*, London John Murray Publishers Ltd, 1997 p. 187.

与安全有利的积极的外交政策,鼓励并积极参与、发起区域合作。”¹

第二,针对欧盟新安全观对能源的强调,土耳其开始打能源生命线牌。欧盟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者之一,自身缺乏能源储备,对外部世界的能源依赖很强,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进口市场之一。^④ 2006年欧盟能源的一半源自进口。其25个成员国80%的能源依赖古化石原料(石油、天然气和煤),大约50%的石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统计数据表明,欧盟的石油进口在2030年将增至70%,^⑤天然气进口在未来25年内将增至80%。^⑥ 欧盟成员国的特点是能源储备不足,欧盟经济对少数能源有高度依赖性,故能源来源渠道多元化和平衡就成为欧盟能源政策的核心。欧盟正努力扩大能源来源渠道,较经济的渠道自然是距离较近的地区和国家。欧盟的石油依赖中东和俄罗斯,天然气从俄罗斯、里海近东以及尼日利亚输入,而这些国家和地区都与土耳其相邻。也就是说土耳其既与能源生产国相临,又与能源消费国为界,而现代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讲,控制了能源通道就等于控制了能源本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土耳其作为一个能源进口国,可以利用其有利的地理位置将能源作为外交武器。^⑦ 按照罗伯特的估计,占有全球35.5%天然气储备的10个天然气生产国正在或者有意使用土耳其作为通道。环里海国家希望打破俄罗斯对其天然气出口的控制,土耳其自然成为理想的选择对象。2006年开始建设的BTC石油管道以及正在建设中的巴库-第比利斯-埃尔祖鲁姆(Baku-Tbilisi-Erzurum)天然气管道,就对俄罗斯的垄断地位有所削弱。中东地区的石油资源主要集中于波斯湾地区,这里储藏着世界上61.7%的可回收石油和40.6%的天然气。目前中东石油的出口通道主要是霍尔木兹海峡,土耳其也是潜在的选择对象。故土耳其可以成为欧盟能源进口的潜在中转通道,增加欧盟能源地理来源的多样性,这对欧盟应对能源价格

¹ Recep Tayyip Erdoğa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21st Century” (address to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January 26, 2004), 转引自 Burak Akçapar *Turkey's New European Era*,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7.

^④ Axel Krause “From the Pump to the Plug: Europe's Quest for an Energy Policy”, *Europe*, February 1, 2002, p. 10, 转引自 Michael M. Gunter “Turkey's Floundering EU Candidacy and Its Kurdish Problem”, *Middle East Policy*, Vol. XIV, No. 1, Spring 2007.

^⑤ “Energy Policy in the European Union”, *EU Guides*, March 2005, <http://www.eubusiness.com/guides/energy>, 转引自 Michael M. Gunter “Turkey's Floundering EU Candidacy and Its Kurdish Problem”.

^⑥ European Commission, “Green Paper: A European Strategy for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nd Security Energy”, p. 1, 转引自 Michael M. Gunter “Turkey's Floundering EU Candidacy and Its Kurdish Problem”.

^⑦ 土耳其65%的能源依赖进口,据估计在未来20年内这一依赖度将提高到75%。

波动、提高能源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¹

第三,在土耳其看来,土耳其入盟将带给欧盟广阔的商品和投资市场以及富有活力的劳动力,部分解决欧盟人口零增长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7000万人口的广阔市场和土耳其经济部门的不均衡无疑令欧盟企业家心动。“里斯本战略”提出欧盟要在2010年前建成世界上最富活力的知识经济体。土耳其人口中数量巨大的年轻劳动力也将给欧盟尤其是欧盟西部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带来生机和活力,对欧盟的“里斯本战略”作出贡献。荷兰农业部预计,2004-2015年间,土耳其的人口增长率为1.29%,欧盟15国为0.10%,10个新成员国为-0.20%,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的人口增长率为-0.37%。^④土耳其的入盟由于国内经济部门发展的不均衡性,如肉类的欠缺、食物供应和销售的欠发展而为欧洲公司提供巨大的市场。

第四,强调土耳其在化解文明冲突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土耳其人经常强调,土耳其既属于西方民主国家,又是中东和穆斯林世界的一部分,因此是东西方文明的桥梁。苏莱曼·德米莱尔总统将土耳其称为“一个从西方延伸到东方,即从欧洲延伸到中国的地区中的一座非常重要的桥梁”。^(四)埃尔多安总理于2006年12月12日警告欧盟领导人说,允许土耳其加入欧盟将弥补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的差异并有助于避免爆发明冲突,而拒绝土耳其将使欧盟付出沉重代价。他还说,接纳一个将伊斯兰教与民主相结合的土耳其有利于促进不同文明的和睦共处,因为土耳其是连接伊斯兰世界和其他世界的桥梁,是不同文明交汇的纽带。如果欧盟不欢迎土耳其,国际社会将面临更大麻烦。土耳其的这一立场在欧洲不乏支持者,如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认为欧盟开始与土耳其入盟谈判是一历史性事件,这将对那些认为穆斯林文明和基督教文明本质上存在冲突的人是一个有力的反驳,而且不同文明的人一起工作、和平共处对于世界未来的和平、繁荣极其重要。^{1/4}土耳其对欧盟首席谈判官员阿里·巴伯江(Ali Babacan)认为,欧盟接纳土耳其入盟标志着欧盟对自身有足够的自信心,这将向世界特别

¹ 关于土耳其对欧盟能源的重要性主要参阅 Ali Tekin and Iva Walterova “Turkey’s Geopolitical Role: the Energy Angle”, *Middle East Policy*, Vol XIV, No 1, 2007.

^④ Alison Burrell and Arie Oskan eds, *Turkey in the European Union*, Wageningen: CAB International, 2005, p. 225.

^(四)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3版,第160页。

^{1/4} Mark Oliver, “Turkey and EU Strike Cyprus ‘Deal’”, December 17, 2004, <http://www.guardian.co.uk>

是穆斯林国家发出一个重要信号。^① 埃尔多安甚至提出面对在价值、文明、宗教、文化和认同中产生的新冷战将会威胁整个世界文明, 强调土耳其在新的冷战中与欧盟站在一起的重要性。^④ 因此从化解文明冲突的角度讲, 土耳其入盟的价值或许更大。

另外, 置于文官政府控制之下的土耳其军队对欧盟而言无疑也是一笔财富, 土耳其军队拥有世界上除美国外最强大的 F-16 战斗群, 其军队数量高达 50 万之多, 在北约中仅次于美国, 而且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和维和经历。欧盟正努力建立共同安全和防务政策, 但成员国中只有英、法两国有能力在全球部署军力, 土耳其军队正好可以帮助欧盟弥补这一不足。^⑤ 其实, 土耳其之所以强调其对欧盟的作用和价值, 根本动因在于它对入盟的渴望, 那么为什么土耳其坚持入盟? 其入盟障碍又何在呢?

三 土耳其对入盟障碍的理解

许多欧洲人对土耳其加入欧盟持反对态度, 这是不争的事实, 主要理由如下: 土耳其不是欧洲国家; 土耳其太大、太穷、与欧洲在文化和宗教上大不相同; 欧盟在进一步扩大之前需要消化、巩固最近的扩大成果。那么土耳其人又是如何看待本国在入盟之旅中所遇到的障碍, 或者说他们认为土耳其入盟所面临的最大障碍是什么呢?

1991 年, 土耳其总理苏莱曼·德米雷尔曾这样评论: 当欧洲人说我们的民主有问题时, 也许是对的; 或者说我们太穷时, 或许也是对的。但假如说他们不想要你们, 因为我们是身在欧洲的土耳其人时, 那我们就会有意见: 在保卫欧洲文明的关键时刻, 他们可没说过我们是土耳其人或穆斯林。^⑥ 一方面, 土耳其对欧洲人怀疑其欧洲特性深表不满。另一方面, 土耳其民众又迫切希望加入欧盟, 就“你是否愿意土耳其成为欧盟成员国”所进行的民调显示, 回答“是”的民众从

^① Dana Spinant, *Turkey /EU Politics Things are Moving for Turkey*, New York: EU ViewWire, February 22, 2007.

^④ Speech by Prime Minister Recep Tayyip Erdoğan, "Why the EU Needs Turkey".

^⑤ Chris Morris, *The New Turkey*, Ganta Books, 2005, p. 39.

^⑥ Nicole Pope and Hugh Pope, *Turkey Unveiled*, p. 192.

1996年的 54.8% 上升到 1998年的 61.8%。¹ 下面三份调查报告可以基本概括土耳其对此问题的思考: 第一份是 1999年 3- 4月对土耳其精英阶层进行的访谈, 范围涵盖学界 (40%)、商界 (17%)、记者 (18%)、政府各部未来的部长 (25%)。调查结果表明, 经济问题仍被视作入盟的最大障碍, 其次是宗教问题 (详见表 1)。第二份是 2000年 4- 5月对土耳其议员进行的抽样调查 (从 550 名议员中抽调 10%, 详见表 2); 第三份是 2002年民族行动党的主要人物发表的一组关于土耳其与欧盟关系的文章。三份材料反映的都是土耳其政治、社会精英的看法, 将三者进行对照, 可大致看出土耳其精英界在 20世纪末 21世纪初对入盟问题的基本态度,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土耳其社会对入盟问题的看法。

表 1 土耳其入盟的最大障碍: (1999年)^④

表 2 土耳其议员眼中入盟的最大障碍 (2000年)^④

经济问题	20%
宗教问题	16%
人口问题	13%
政治问题 (政治不稳定)	10%
族裔认同、文化因素	9%
社会结构问题	8%
人权、缺乏民主	8%
自由流动	6%
其他因素	5%
时机问题	4%
希腊因素	2%

障碍	%
政治问题: 违反人权、民主	36
经济发展乏力	15
土耳其为穆斯林国家	14
军队在政治中的作用	8
庞大的人口数量	7
东南部问题 ^¼	5
上述所有因素同样重要	5
塞浦路斯问题 ^½	3
青年人口问题	2
非所列因素	2
反馈者人数	59

¹ Ali Carkoglu “Who Wants Full EU Membership?”, in Ali Carkoglu and Barry Rubin eds, *Turkey and the European Union*, London: Frank Cass, p. 173

^④ 资料来源: Lauren M. McClaren “Turkey’s Eventual Membership of the EU: Turkish Elite Perspectives on the Issue”,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March 2000, Vol. 38, No. 1

^④ 资料来源: Lauren M. McClaren “Turkish Parliamentarians’ Perspectives on Turkey’s Relations with the EU”, in Ali Carkoglu *Turkey and the European Union*, p. 204

^¼ 指库尔德问题。

^½ 塞浦路斯岛至今仍处于分裂状态, 岛上的希、土两族的民族矛盾由来已久, 希、土两族分别把希腊和土耳其看作各自的“母国”, 这样他们的冲突将土耳其和希腊都牵扯进来。1974年土耳其军队占领塞浦路斯北部后, 南部的塞浦路斯共和国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 并于 2004年加入欧盟。1983年土族宣布建立“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 到目前为止只得到土耳其承认。土耳其迟迟不愿承认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合法地位, 加上岛上的分裂状态严重影响着土耳其入盟之旅。

从上表可以看出,卢森堡峰会后,土耳其对宗教和文化方面的担忧呈上升趋势,人口因素也在受访者中得到了回应。经济、宗教和人口因素共计49%,其中经济问题又占20%。考虑到土耳其国内经济方面的很多问题是与政治纠缠在一起的,政治问题解决好了,经济就能得到较快增长,因此经济和政治因素就占了30%。而2000年4-5月间对土耳其55名议员的调查,情况就比较复杂。

在受调查的议员看来,政治因素仍然是土耳其入盟的最大障碍,经济和宗教因素分列第二、第三。表2与表1的差别可能与受访对象有关,议员更多的是从政治角度来考虑问题的,社会精英则可能从更为广泛、更为实际的角度来思考,这是一种解释。解释之二是,土耳其国内对入盟障碍没有相对一致的意见,即使在精英阶层也如此。解释之三是,部分议员出于职业习惯,隐藏了真实的想法,尤其是关于宗教方面的担忧。

劳伦·麦克莱伦将表2中议员的反馈与调查者的希望进行了精辟的分析,笔者择其要点制作为表3。通过对照期望与反馈,我们可以更清晰地了解欧盟与土耳其之间对话的距离。

表3 调查期望与反馈的对照¹

调查者的希望	反馈情况
1. 卢森堡峰会受挫之后,被调查者应该考虑到欧盟的另类标准——宗教和文化方面的因素,尤其是与罗马尼亚进行比较之后。欧洲人民党(欧洲范围内的基督教民主党)1997年3月4日指出,“欧盟是一项文明工程,但这一工程内却没有土耳其的位置。”	1. 最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在于政治方面
2. 人口是土耳其入盟的一个重要障碍,因为欧盟地区发展基金的分配、投票权和席位分配等都与各成员国的人口因素息息相关。	2. 对土耳其是穆斯林国家及其人口因素的重要性理解不够,这与欧盟最近关于投票权和代表席位的讨论不相适应。事实上关起门来考虑时,人口因素是欧盟关注的重点之一。
3. 认识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3. 对塞浦路斯问题反映冷淡,对非政治精英的调查显示,只有一人将希腊因素列为土耳其入盟的障碍。理由可能是认为国际社会在塞浦路斯问题上采取了错误的立场或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调查表明,48%的土耳其议员认为土耳其北塞浦路斯共和国必须被承认为独立国家;46%的议员认为必须建立联邦制度。

¹ 资料来源: Lauren M. McClaren “Turkish Parliamentarian’s Perspectives on Turkey’s Relations with the EU”。

事实上, 20世纪 90年代中期, 土耳其与罗马尼亚的政治民主发展基本处于同一水平。然而, 2000年对土耳其国民议会 82名议员进行的开放式问卷调查表明, 有 43人认为最大的障碍在政治方面, 27人认为在社会、经济方面, 5人认为在文化方面, 而归因于人口因素的只有 1人。¹ 这充分表明土耳其人认为入盟的最大障碍在于政治。从上述调查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欧盟与土耳其交流不畅, 欧盟所传递的信息在土耳其国内甚至在政策制定者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表现之一, 土耳其对宗教和文化因素重视不够。宗教和文化因素是土耳其入盟问题的焦点, 实际上这已成为土耳其入盟的潜在标准。欧洲内部对此也有激烈派和温和派之分: 激烈派认为伊斯兰教与基督教水火不容, 伊斯兰教是土耳其入盟的最大障碍。温和派如阿拉·雅格莱 (Ayla Jean Yackley) 在“宗教是土耳其入盟争论中的核心问题”一文中认为伊斯兰教并不是土耳其入盟的障碍, 对宗教自由的限制却可能阻碍土耳其入盟。如果土耳其要加入欧盟, 就应当将宗教少数民族作为一笔文化遗产而倍加珍视。^④ 法国前总理让-皮埃尔·拉法兰担心土耳其成为欧盟的伊斯兰教之河 (river of Islam), 他宣称“我们对埃尔多安先生的诚意并不缺乏信任, 但今天或者未来的土耳其政府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使土耳其社会拥抱欧洲的人权价值”, 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我们希望伊斯兰教之河进入欧洲世俗主义的河床吗?”^(四) 总之, 宗教是土耳其入盟的最高门槛。

表现之二, 土耳其对人口因素没有给予充分重视。国内议员对土耳其在欧盟中的投票权和代表权不以为然, 也没有充分意识到人口因素对土耳其入盟的影响, 这与欧盟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事实上在欧盟尼斯峰会上, 土耳其是所有候选国中唯一一个没有被欧盟计算投票权和代表权的国家, 这一切都归因于对土耳其庞大人口因素的担忧。

表现之三, 土耳其对塞浦路斯问题和希腊因素没有足够认识。塞浦路斯问题在土耳其与欧盟关系中有特殊意义, 因为在土耳其入盟谈判框架中, 有明确的关于塞浦路斯的条款, 要求土耳其在“联合国框架和欧盟赖以存在的价值基础

¹ Lauren M. McClaren “Turkish Parliamentarian’s Perspectives on Turkey’s Relations with the EU”.

^④ Ayla Jean Yackley “Religion at Heart of Debate over Turkey’s EU Bid”, <http://Turkishdailynews.com>.

(四) Ibid. .

上”,继续努力推进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¹ 土耳其与希腊的关系是矛盾的复合体,两者的冲突具有历史渊源。1974年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后,希腊迅速退出北约并闪电般地加入了欧盟。希腊因素从此几乎成为土耳其入盟不可逾越的障碍。欧盟对土耳其的经济援助等也常常由于希腊因素而受阻。2004年5月塞浦路斯加入欧盟使得这一障碍更加顽固。土耳其司法部长奇切克于2006年1月27日表示,塞浦路斯问题不应成为土耳其入盟的前提。土耳其入盟愿望甚切,却不愿意承认作为欧盟一员的塞浦路斯在国际社会中的合法地位,将自己置于了尴尬境地。在土耳其看来,塞浦路斯问题应该由联合国而不是欧盟来解决。

结论很简单,土耳其在2000年之后入盟途中遭遇的挫折,尤其是2006年由于塞浦路斯问题而被暂停的部分入盟谈判,对欧盟而言是预料之中的,而土耳其却认为欧盟在设置双重标准。

在国内各个政党中,土耳其民族行动党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而且2002年之前长期作为联合政府成员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并且对土耳其入盟持反对态度,^④因此研究它的入盟态度就显得意义重大。该党精英人物于2002年4月在党报《土耳其和政治》上发表了一组文章,阐述其对土耳其入盟的看法,这里择其要点进行介绍。民族行动党前党魁代弗莱特·巴赫切利(Devlet Bahçeli)从五个方面阐述了土耳其与欧盟的关系:(1)强调土耳其在地缘政治和地缘文化上的重要地位——欧盟更需要土耳其,而不是土耳其更需要欧盟。(2)欧洲人对土耳其一直存有偏见。(3)在土耳其与欧盟的关系中,有三个因素起决定性作用:¹塞浦路斯问题的处理;④欧盟对威胁土耳其国内安全及其周边稳定的恐怖组织——库尔德工人党的态度;④改善欧盟对土耳其实施一揽子金融援助计划以来的拖拉状态。(4)强调欧洲国家需要做出什么样的努力以适合土耳其的情况。(5)土耳其的入盟应该是伟大文明间的平等的融合,而不是一味地让土耳其依赖欧洲。他对土耳其目前所持有的“欧盟成员资格——土耳其唯一的选择”这种观念进行了批评,认为伟大的国家应该有多样的选择,不能放弃为自己利益谈判的权利。民族行动党主要人物阿赫梅特·江(Ahmet Selçuk Can)也指出:(1)欧盟单方面将入盟标准强加于土耳其,是对土耳其内政尤其是国家安全、政治、经济的干涉。(2)欧盟承认亚美尼亚大屠杀,既不友好也不公正,表现

¹ Burak Akçapar, *Turkey's New European Era*, p. 179

④ 这种反对并不是指从根本上反对土耳其入盟,而是反对土耳其在入盟上应欧盟要求而做出的让步,尤其是在所谓涉及国家核心安全的领域。

出欧洲人对土耳其潜在的种族歧视。(3)欧盟议会对土耳其的态度是欧洲人对土耳其态度的完全反映。¹ 作为后现代形象的欧盟,与作为民族国家典型代表的民族行动党在对土耳其入盟障碍的理解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吻合也不足为怪。

土耳其入盟的首席谈判官员阿里·巴伯江谈及欧盟时强调,“我们希望对土耳其进步的评价基于技术基础之上,但事实并非如此。事实是对土耳其进步的估计,包括每一个领域,都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决定。假如政治空气允许、成员国同意,我们可以期望正常的进步。但问题是,只要有一个成员国就足够阻止我们前进的步伐。”他抱怨欧方对土耳其与其他候选国采用“不同的方法”。“最令我们担心的是欧盟与土耳其关系本质的变化”。“之前的问题是土耳其何时适合欧盟。2006年之后却变为欧盟何时能做好吸收土耳其的准备,也就是它何时才能习惯土耳其的欧盟成员资格。”^④障碍虽多,土耳其对入盟却仍然抱着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态度,接下来我们从入盟的利弊来分析土耳其为何如此坚韧。

四 土耳其对入盟利弊的权衡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入盟就成为土耳其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并且影响了土耳其国内政策的选择。一方面,入盟是土耳其自凯末尔以来所进行的西化和现代化的标志性成果,标志着土耳其的西方认同最终得到承认,意味着土耳其名正言顺地成为文明国家一员。对普通民众来说,入盟意味着实际的经济利益和福利,甚至是较好的工作环境;对精英来说则是民主、自由;对商人来说是更多的赚钱机会;对教徒来说是更大的信仰自由;对少数民族来说是更多的政治权利或更好的人权状况。总之,在这里几乎一切愿望都可以实现。土耳其金融部长凯末尔·乌南坎坦(Kemal Unakıtan)对土耳其民众这样说:你们必须意识到,我们的未来在欧洲。去欧洲吧,四下看看,你会看到所希望看到的一切。好好看看吧,那儿的人们总是笑眯眯的,他们非常宽容,他们的收入水平很高,他们并不关注彼此的事情,但他们彼此互相尊重和理解,没有人会侵犯别人的权利,银行基金不会被盗用,资源不会被浪费。土耳其的位置在欧盟,我们必须将我们

¹ Nergis Canefe and Tanil Bora “Intellectual roots of Anti-European Sentiments in Turkish Policies: The Case of Radical Turkish Nationalism”, in Ali Carkoglu and Bany Rubin eds., *Turkey and the European Union*, pp. 136–142

^④ Dana Spinant “Turkey/EU politics: Things are Moving for Turkey”.

自己提高到他们的水平。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出路。¹

另一方面,土耳其人对加入欧盟的弊端也有一些想法。下面将通过对三份调查报告的分析,来揭示土耳其人的心态。

悲剧往往更容易引人注目,土耳其在入盟过程中所经历的大喜大悲,无疑渲染了土耳其人的欧盟情结。对入盟的关注经历了从精英到百姓的变化,见证了从感性理解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受资料和篇幅所限,本文主要从精英阶层来分析土耳其人对入盟问题的看法。表4和表5是1999年3-4月间对土耳其精英阶层就入盟利弊所进行调查的结果。受访对象分别为:学界(40%)、商界(17%)、记者(18%)、政府各部未来的部长(25%)。

表4 土耳其入盟的收获(%)^④

经济、社会发展	49
欧洲特性的建立	23
民主化和人权的改进	12
法律体系的重组	5
技术进步	4
没有好处	4
其他	3

表5 土耳其入盟的弊端(%)^④

没有坏处	29
经济上受损	27
主权的损失	17
传统价值的受损	6
宗教价值的受损	5

与对入盟障碍的理解一样,欧盟与土耳其二者间的信息极不对称。对于入盟的收获,在欧盟看来,土耳其历经几个世纪的西化和几十年的欧盟之旅,所希望的应该是其欧洲特性得到确认。调查结果却表明,在土耳其人看来其最大的收获并不是人们所以为的欧洲特性的确认,而是政治方面的进步以及社会-经济方面的获利。同样关于入盟的弊端,在欧洲人看来,“一体化”一词通常是指:“国家与国家之间,或干脆就是各国家共同体之间的直接联系如此之紧密,以致国家主权原则受到了质疑”。^{1/4}因此,土耳其在主权方面定会受到一定损失。土耳其人的担心则主要表现在文化衰退、经济恶化方面;主权的损失并非关注焦点。

¹ Andrew Mango *The Turks today*, London: John Murray, 2004, p. 234.

^④ 资料来源:“Turkey's Eventual Membership of the EU: Turkish Elite Perspectives on the Issue”.

(四) 同上。

^{1/4} [法]法布里斯·拉哈:《欧洲一体化史》,彭殊祯、陈志瑞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版,第10-11页。

表 6 对土耳其议员的抽样调查 (从 550 名议员中抽调 10%, 2000 年)¹

调查者的预期	议员的反馈
入盟最大的收获	
建立欧洲特性或者最后真正成为欧洲的一部分。	(按百分比从大到小排列): 1 违反人权和民主的情况将得到改善; 2 社会 - 经济将得到发展; 3 普世的价值将得到加强, 国家变得更加强大。
入盟需要付出的代价	
调查者认为被调查者对于主权损失的担心可能会多一些	26% 的被调查者认为入盟没有什么代价; 24% 认为将会带来文化上的蜕化和经济形势的恶化; 17% 认为主权将会受到损失。
附加问题	
欧盟成员国政府的改变是否会影响到土耳其入盟的前景? 调查者预计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只有 12% 的被调查者认为也许会受影响。
土耳其加入欧盟后是否符合欧元区区的标准? 调查者预计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84% 的答案是肯定的。

基于土耳其对加入欧盟利大于弊的判断, 甚至对入盟结果的较乐观的态度, 欧盟对土耳其的政治、经济及社会领域都可能产生无法想象的巨大推动力。在欧盟给予积极的正面的信号之后, 土耳其国内往往会做出正面的反应, 按照欧盟的意见做出相应调整。事实上由于入盟过程中的挫折, 2006 年以来土耳其对欧盟的态度逐步趋于理性, 土耳其知名女企业家波娜 (Um it Boyner) 认为: “我们中的大部分人相信, 欧盟意味着民主、少数民族的权利、妇女的权利以及与贪污作斗争。现在我们看到的却是对土耳其的恐惧, 这不是我们所希望的, 我们只好问自己‘这就是我们所信任的欧洲, 还是我们在自我欺骗’”。^④ 这表明土耳其人关于入盟的利弊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 这也是双方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

¹ 资料来源: Lauren M. McClaren, “Turkish Parliamentarian’s Perspectives on Turkey’s Relations with the EU”。

^④ Vincent Boland, “The Feeling is Mutual Why Turks are Growing Disillusioned with Europe”,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4 2007, p. 23 <http://proquest.umi.com/pqdweb?index=0&did=1189495751&SrchMode=1&sid=4&Fmt=3&VInst=PROD&VType=PQD&RQT=30&VName=PQD&TS=1178505538&clientId=26487>

五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土耳其在加入欧盟问题上的立场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首先,土耳其人对加入欧盟基本形成了共识,虽然支持度因党派、性别、宗教信仰等的不同而有一些差别,但总体上的支持毋庸置疑。调查显示,超过60%的民众认为,欧盟成员资格对土耳其是一件好事。¹土耳其国内的伊斯兰政党、主张凯末尔主义的世俗主义政党、库尔德人以及居住在国外的土耳其移民,在土耳其入盟问题上越来越趋于一致——赞同土耳其入盟。普通的土耳其民众又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呢?他们的态度从土耳其共和国统计局于2004年12月4-14日进行的生活满意度调查(LSS)中可略见一斑。该调查覆盖2867个家庭、6714人。就第一个问题“如果土耳其入盟,你的生活将会受到何种影响”,55.5%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生活将受到正面影响,19.4%认为不会受影响,只有9.7%的人认为将受负面影响。关于第二个问题,“如果对入盟问题进行全民公决,你认为如何”,调查结果为:70.2%的人表示赞成,反对者只有16.2%。安卡拉经济学教授埃阿坎·尤古(Ercan Uygur)认为,“土耳其国内对欧盟的推崇有点言过其实”。至于原因,他认为一方面是由于对欧盟缺乏了解;另一方面是人们对“欧盟对土耳其意味着什么”存在误解。但他也承认,“一旦真正的选择来临——在充分了解基础之上的选择——许多土耳其人仍然会选择欧盟。”^④我们认为这样的评价还是比较中肯的,也表明了土耳其对欧盟的基本立场。

其次,土耳其与欧盟双方信息极不对称,主要表现是土耳其人对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欧盟制度的建设以及欧盟未来的走向缺乏必要的认识。欧盟首先是一个制度共同体,有着自己独特的运行规则,而土耳其恰恰对这一制度缺乏足够的了解。同时欧盟也是一个价值共同体,这一价值共同体尚未定型,但可以肯定的是,土耳其与欧盟原有的任何候选国相比都是最特殊的一个,它对欧盟这一共同体的制度尤其是现有的可以接受的价值观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症结在于,土耳其是一个人口的99%为穆斯林的国家,但土耳其却有意回避其伊斯兰认

¹ Ali Carkoglu and Bany Rubin eds., *Turkey and the European Union*, p. 149.

^④ Vincent Bokond, op. cit.

同,指责西方为基督教俱乐部,认为西方对自己抱有偏见:“他们不理解我们,在卢森堡和瑞典看来极其遥远的族裔冲突和激进的伊斯兰教威胁,在土耳其却是实实在在的。”¹在某些敏感问题上,土耳其对欧盟的立场持批评态度,如塞浦路斯问题,土耳其几乎举国一致地认为国际社会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没有采取正确立场,甚至认为欧盟在这一问题上的倾向性影响了问题的较快解决。伊尔马兹认为:“我们看到欧盟对希腊塞浦路斯一方的保证和对我们施加的压力。”^④

第三,土耳其入盟的历程和结果都极具象征意义,对土耳其和欧盟双方都构成了挑战。土耳其的欧洲特性迟迟得不到他者确认,这对土耳其的内政外交都带来了严重的问题。一句耳熟能详的话是,土耳其正在遭受认同危机,或者说土耳其是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亨廷顿认为无所适从的国家要成功地重新确立文明认同,至少要具备三个前提:首先,该国的政界和经济界精英必须普遍支持这一行动,并对此抱有热情。其次,公众必须至少愿意默许这一认同的重新确立。第三,它们所认同的文明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这在多数情况下是西方,必须愿意接受这种转变。^(四)土耳其已经满足了前两个要求,于是欧洲的态度成为土耳其能否完成认同转化的关键因素。土耳其对欧盟首席谈判官员阿里·巴巴江承认土耳其入盟对欧盟的挑战,认为“土耳其在欧盟的成员资格至少与欧盟本身的创建一样重要。土耳其是一个穆斯林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民主的、世俗的国家——是一个重要的个案。”^½土耳其的现代化历史已经有80多年,民主化历程有40多年,转向自由市场经济的历史也有20多年,加上西方尤其是欧盟对其所进行的改造,土耳其居然仍然达不到入盟标准,达不到欧盟所要求的民主、法制和市场经济,实在令世界费解。这固然是土耳其的失败,但又何尝不是欧盟的失败?这也意味着欧盟在解决伊斯兰问题上的功能性失败,欧盟的规制、软力量与美国的硬力量一样在伊斯兰教面前以失败而告终。土耳其作为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诚心诚意地靠拢,如何收局,影响自然很大。国际战略研究组织(ISRO)2004年12月对五个土耳其城市(安卡拉、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布尔萨、阿达纳)的1000人的采访结果表明:72%的受访者认为土耳其将会在短期或长期内成为欧盟成员;他们认为德国、意大利、英国、希腊和西班牙将成为土耳其入盟的

¹ Chris Morris, *The New Turkey*, p. 39

^④ Ali Carkoglu and Barry Rubin eds, *Turkey and the European Union*, p. 159.

^(四)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146-147页。

^½ Dana Spinant, op cit.

最大支持者; 33.9% 认为法国将是土耳其入盟最大的障碍; 55% 认为欧盟不真诚、不公正。32% 完全支持现有政府的欧盟政策, 46% 部分支持, 还有 14% 不支持。¹ 面对土耳其民众的这种志在必得的心态, 欧盟不能掉以轻心。

问题的关键在于, 达到哥本哈根标准与否, 是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诚意的试金石。该问题进一步延伸便成为, 如果土耳其达到了哥本哈根标准, 那么欧盟对土耳其申请的答复就会直接影响欧盟自身的定位, 这决定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度和欧盟在未来国际舞台上的角色, 对欧盟在未来是一个基督教俱乐部还是一个基于宗教 - 文化基础上的联合体, 是联邦还是只是一个松散的国家联盟或松散的经济共同体等问题, 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看, 土耳其的入盟问题, 显然已经超越了入盟本身。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加入与否的问题, 而是向世界表明, 不同文明之间能否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最终走向融合, 是否可以找到一条化解文明冲突的有效途径。

因此, 无论从现实还是理论角度看, 土耳其的入盟问题都会受到人们的长期关注。

(作者简介: 李秉忠: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博士; 责任编辑: 彭姝玮)

¹ <http://www.ism.org.uk>

111 Debates on Nuclear Deterrence in Britain

HE Q isong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alleviation of nuclear posture, the Strategic Defence Review was published by the British Labour Party government in 1998, which stated that Britain would pursue the “minimum nuclear deterrence” strategy and at the same time decrease its nuclear arsenal. However, in the face of the deteriorating nuclear proliferation,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nnounced in several white papers that Britain would guarantee the minimum nuclear deterrence and called the public to join the discussions about it. Specialists, scholars and various organisations have been engaged in the debates on issues such as whether Britain should maintain its nuclear deterrence, what kind of launching system should be adopted and whether updating nuclear arsenal violates its obligations under the Non-proliferation Treaty (NPT), which involves a multitude of problems like the cost and effect of nuclear deterrence and Britain’s status as a world power. Regarding the issue of whether maintaining and updating nuclear arsenal runs counter to the obligations under the NPT, a proposal named “Virtual Arsenal” has gained prominence, which not only ensures nuclear deterrence but is a critical step towards nuclear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124 Turkey’s Basic Standpoint on the EU Membership

LI Bingzhong

Turkey’s application for EU membership is undoubtedly a unique cas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 Whether Turkey is admitted to the EU, it gives up on its own will or it is rejected by the EU, for a long time, this matter itself will definitely exert deep-going influences o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Up to now most of the studies on this problem concentrate on the EU’s attitudes towards Turkey but much less on the attitudes of Turkey towards joining the EU. The author tries to explore the complexity of Turkey’s application for EU membership by analysing its application process, the obstacles to its EU membership, the possible contributions that Turkey could make after it joins the EU, and Turkey’s weighing on the benefits and losses of EU membership.

143 Peace and Safety: The Basic Values behind the EU’s Foreign Policies

YANG Fengmin

The EU, as a regional group, has grown into a decisiv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ower in the multipolarised world after several decades’ development. The EU has also been trying to extend its values to the world with the help of its increasing strength in order to enhance its influences. Since a peaceful and safe environment has become the indispensable precondition for development, the EU’s extension of its foreign policy should be founded on the idea of peace and safety, which is both effective and easy to be accepted by the rest of the world, so as to enhance it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fluences in the world.